

漢書補注

樊鄴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曰屠狗爲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狗豕又以其乘壺酒束脩一大月令天子以犬當麻以犬當稻

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

玩顏注是以其時食狗爲異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曰在外故求而迎之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於豐縣下補注周壽昌曰監名平見高紀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與司馬

先謙曰官本無水字引宋祁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巨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補卻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漢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

齊召南曰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城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先謙曰成

陽濟陰縣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補注破李由軍斬首

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

名通於天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為諸侯事噲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亦得上達懷王也錢大

昭曰上云賜爵國大夫列大夫下云賜爵五大夫賜爵卿賜爵封

號賢成君文穎以國大夫即官大夫爵第六級列大夫即公大夫

爵第七級然則上聞爵即公乘爵第八級也下文五大夫爵本第

九級卿則左庶長以上封君則大庶長之屬矣先謙曰史記作上

聞集解引如淳曰間或作聞下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呂覽上聞作上聞爵三字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周壽昌曰郡守尉之改為都尉雖在景帝

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中時已為隗西都尉非即郡都尉耶

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未可知也先謙曰史記作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無圍都尉三字高紀秦三年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即

參傳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即

此一役而皆不言攻圍都尉明此文與史記同傳寫者誤圍為圍
又妄加都尉二字耳又高紀曹灌傳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
文官本後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
作從是

從攻秦軍出毫南鄭氏曰毫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

日杠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呂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在捕虜上史記二十六

作二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曲音巨羽反遇音顯補注先謙曰楊揚通作字揚雄之

為揚雄亦與此同逆攻宛陵補注先謙曰宛陵河南縣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

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補注先謙曰尸鄉亦單稱尸曹參灌嬰周勃傳並云尸北史記

此傳作東攻秦軍於尸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誤斷兩字連上讀案諸傳云尸北此不得是尸南也南攻秦軍於

犇補注先謙曰南陽縣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破南陽守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鄴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

補注先謙

日史記作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官本亦作四十人

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

二號者張薛說是若今之親王雙俸亦云雙親王也陸機王觀乾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

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

之中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

秋讀之中中飲凡事之半日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

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沈欽韓云燕丹

子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酒中即中酒也周書昌云時飲酒未

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飲以中酒

為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木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

宋詩人用之皆讀平聲足證顏氏之非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屏作肩誤項羽紀作翼蔽與屏蔽

同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補注先謙

曰後志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

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或曰樊噲常持鐵櫛聞項羽有意殺漢王

噲裂裳以裹楮冠之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

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補注王文彬曰撞

入立帳下入突入也顏說未合先謙曰案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音

撞鐘徐廣云一本作立帷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跪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補注

曰史記食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

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呂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

追書耳補注先謙曰高紀惟留張良謝羽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日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不載噲語顏注誤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絕句當從之謂天下解體也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

車及從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補注齊召南曰四人噲與新

者之騎下走歸霸上軍補注先謙曰史記山上有間道二字不可少而使張良謝

高紀作從間道走軍此二字不可少

前漢四十一

三

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

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後數

日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明曰案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

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

臨西郡西縣也白水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

白水之北補注沈欽韓曰晉灼注衍平字此白水即濁水在成縣

界一統志濁水在秦州徵縣西南自成縣流入又東南入略陽縣

界白水縣在甯羌州西南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蓋魏時留以白

水縣隸入也水經漢水東南至廣輕車騎雍南破之補注王念

魏白水縣西可以證晉灼此注也擁輕車騎雍南破之補注王念

依景祐本作雍繫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

雍是雍縣也雍將軍烏氏後從攻雍穰城先登同縣名即后稷所

封今武功故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從擊秦車

騎壞東

師古曰地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曹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

文稱秦也

史記車誤軍正義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

中咸陽

先謙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補注灌廢丘最曰李奇

水灌廢丘

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

古曰高紀

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

灌廢丘

此時已當灌矣補注先說非矣彭紀元年夏圍廢丘二年六月灌廢

丘如顏說

水攻經年必無之理蓋此時噲出圍廢丘次年灌而舉

之會復在

事功居首云灌廢丘最者統前後言之無取過泥索隱

廢丘即槐

里上其新名後言功最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

也初言槐

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

稱廢至

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從攻項籍屠煮棗

丘也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

云攻項籍

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末

詳其處耳

補注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煮棗城周擊

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

反補注先謙曰曹參傳王武反於外黃與參

傳微異服虔

攻鄒魯瑕丘薛東南二十六里魯今曲阜縣治瑕丘

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薛今滕縣東南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師

四十四里並漢魯國縣今屬兗州府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已將軍守廣武一歲古

日即滎陽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

之廣武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補注先謙曰高祖五年圍項籍陳大破

之陳縣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已噲有功益食邑八

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

除前所食已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補注

先謙曰霍人見周勃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

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

補注先謙曰上言破柏人下不得復言降之降字屬下讀訓降定

清河常山諸縣耳與酈商傳降定郡六同一句例之字衍史記無

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

說是補注先謙曰以其卒屬高祖也見高紀官本注謂作

為字遷為左丞相破得棊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棊母名印也棊

音其補注先謙曰官本印作印是尹姓潘名無終右北平縣今順天府薊州治廣昌代郡縣今易州廣昌縣北破稀別將

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

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補注先謙曰守稀之代郡

也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

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贈所虜獲者也較叔微古林此作與諸

將軍大將一人文不成義且與上大將復出明傳寫妄改

將其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曰相國擊綰破其丞相

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據周勃傳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則抵蓋以假丞相

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補注先謙曰此後則益

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十三人二千石呂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凡字此總計其功高帝功

臣為大將者傳皆言之曹參傳稱參功凡云云鄒商權嬰新欽傳

皆稱凡可證周勃傳作最最亦凡也其例正同史記八十七人作

八十八人十三人作十二人十二人作十一人噲曰呂后弟呂須為婦補注先謙曰須生

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縣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

布未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土

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謂之闥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

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為高帝笑

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曰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盡

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

中斬噲

師古曰師古曰即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噲

師古曰師古曰即就也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

母呂須亦爲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

無噲字用事顯權謂呂須也先謙曰官本及史記無噲字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

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

能爲人

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

子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六歲下云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則舍人上書有因其樊鄴膝灌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

之與時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

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

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

師古曰酈音歷補注齊召南曰商即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

此文似脫陳雷二字耳先謙曰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

略地六月餘商已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補注先謙曰據高紀

月沛公過高陽食其言其弟商為將將陳雷兵距二世元年沛公

起事已年餘矣此傳文異蓋史公據樊他廣所述錄之以廣異聞

班氏因之正義謂沛公略地至陳雷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從

人從高祖曲為之說非也索隱岐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補注先謙曰初次賞功從攻緱氏絕

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

之關也今在海陽縣補注先謙曰旬陽漢中縣今興安府海陽縣

北句關在洵陽縣東別將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

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

與周樊灌靳等傳單言別者義同西定漢中關定漢中然後云

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沛公為漢王賜

從西道平定漢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沛公為漢王賜

商爵信成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攻作取沛公為漢王賜

成君何焯曰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先謙曰以此為重封於義不通劉說是也或疑下文賜爵列侯此

不得為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傳寬迎德之類

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雷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

昌文侯即曰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其例也

郡也此字破章邯別將於烏氏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

似脫氏音支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

地名具存也此傳實言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謙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

蜜州東五十里泥陽里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

縣今邠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

武成城成通用字武城馮翊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

左文八年傳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秦敗我武下即武

城下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隴西都尉

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曰梁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

疾關補注先謙曰史記二字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曰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

在易州西南三十里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

為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右丞相與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邑涿郡五千戶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丞下無郡字是也漢封諸功臣列侯及分涿縣立涿郡雖俱在高帝

六年然列侯之封無有以郡者蓋封商在前置郡在後當時

涿猶為縣及既為郡故更封商曲周耳五千戶下史記有號曰涿

侯四字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

不可去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又受趙相國印補注先謙

日史記別定上谷上有以右丞相四字與絳侯等上有以與絳侯

右丞相趙相國別八字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與絳侯

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補注先謙曰據周守相郭同曰守

相謂為相將軍曰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曰將軍將太上皇衛一

而居守者將軍曰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曰將軍將太上皇衛一

歲補注先謙曰將太上皇衛卒十月曰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公卿表商為衛尉即此事也十月曰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補注先謙曰高紀十一年九月豨反十一年冬攻又從擊臧布攻其

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臉也或曰軍前曰大軍自障若垣也

注大軍作大車是考證云前垣史記作前垣集解拒音矩徐廣云

拒一作和謂謂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與

字之誤也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與

恒登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拒方陳也王念孫云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與

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

墨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帝注
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李悝與秦人戰
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于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
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
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
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利
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
氏春秋開春論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舊其木見棺之前
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館楨猶其木見棺之
之桓也謂之桓聲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館楨猶其木見棺
桓也謂之桓聲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館楨猶其木見棺
往四出謂之桓聲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館楨猶其木見棺
此四出謂之桓聲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胡館楨猶其木見棺
夫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垣字之誤也李顏以垣爲牆垣
裴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與下爲拒而陷兩陳得已破布軍更封
祁諸作拒與陳皆失之與下爲拒而陷兩陳得已破布軍更封
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
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
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
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
目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

曰商有疾病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

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曰誅

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

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

年臧兒尚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紀事隨後文稱之耳何焯曰

外戚傳武帝即位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此當如監本汪本無

姊字為與注合寄欲取之蓋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

立為皇太子已三年矣周勃昌曰臧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前復

生子女五女為后男服官齒必不降若其姊當更老矣姊注則

姊字衍官本及明凌氏本亦無姊字先謙曰各本無姊字是景帝

若足平原君姊景帝尚不至怒而下寄更也史記亦無姊字

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宅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奉商後傳至玄

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

補注先謙曰公

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已下子孫爵乎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錢大

昭曰南監本閩本平作皆先謙曰官本作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先謙曰送官本作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高祖時

為亭長重坐傷人補注先謙曰高祖傷人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證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劉歆曰告

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高祖之初與徒屬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嬰時曰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

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父老側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曰嬰為太

僕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賜嬰爵七大夫以常奉車師古曰為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當給之平故與降補注先謙曰降者說降之平

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

補注先謙曰陳留縣今開封府

蘭儀縣東

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也次下亦同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破之二字上既云破李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鄒商傳云疾闕也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補注先謙曰揚史記作楊嬰從捕虜六十八人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

師古曰今沛郡公丘縣補注宋祁曰沛本封字上有重字先謙

曰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即

因奉車

師古曰至霸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因下有未封重字不當有

記因下有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復字是

車趣攻

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踰兩兒乘

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補要常

收載行而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

也師古曰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而者已面首向臨之

故云而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補注劉奉世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是晉

灼於此亦有注而小顏剛之先謙曰史記作收竟載之徐行面雍

似懸樹也較此為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

王再踰乘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

也記作祈陽索隱蓋鄉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

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呂固士卒心而

令敵不測也卒已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補注先

謙曰細陽汝南縣今穎州府太和縣東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

陷陳功為多闕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曰賜之補注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

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

以賜之也孟劉說皆未是錢大昭曰闕南監本闕本作賜先謙曰官本作賜史從擊陳稀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記同闕字誤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

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證按下邑縣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

名屬梁國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

第當道直殿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來嬰曰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

補注先謙曰東牟侯曰天興居也事詳周勃傳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

補注周勃傳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先謙曰索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不行捨地悲鳴得石棹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乃葬之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

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文帝二女館陶長

公主及周勃子勝之所尚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慮公主武帝五女鄂邑蓋長公主敬武公主衛長公主陽石公主

諸邑公主宣帝二女館陶公主敬武公主元帝三女平都公主建

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夏侯頗尚平陽

公主成帝徵行過陽阿主作樂此三事皆遺漏而南宮公主婿

帝姊陽信長公主後壽有惡疾就國上詔尚平陽主參之功臣

表曹壽卽曹時也其子襄以元光五年嗣侯是曹時卒於元光四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青爲大將軍而尚平陽主卒後與主合葬不容更有夏侯頗尚平陽主之事且表云元光三年頗嗣侯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是元鼎初公主尚爲頗所尙其時平陽主適衛青久矣足證頗所尙者必非平陽主也況平陽主外家非孫姓尤明此平陽二字有誤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補注周壽昌曰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云更姓孫魏志夏侯惇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補注錢大昕曰依班史例當云睢陽人也以販繒爲生先謙曰睢

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史記同漢紀作雒陽誤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曰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闕賜爵七大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山遇戰疾力

孟康曰政

戰疾速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曰西至雒陽

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主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漢王元年四月入漢中五月即

出襲雍圍廢王八月降塞王

舊合本傳此十月當作四月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王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佗軍定陶南

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無魏相則魏相非人姓名蓋項佗為魏相國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縣之平鄉

平鄉四字衍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即賜食邑者此食杜平鄉與下復出李以為衍文是史記亦誤

復曰中謁者

從降下碭曰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王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補注先謙曰魏公申徒二人蓋從王武反者曹參傳王

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之證以此傳下文並合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外字案外黃是山陽

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並在今山東東境非此時戰地也史正義云在曹州府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望文為訓失之西收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遁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李必後封威侯見功臣表作

季必案重泉在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言如

曰傅音附猶嬰雖少然數力戰適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路甲為

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注先謙曰郎百官表之郎中騎將也擊楚騎於滎陽東大

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饒道師古曰饒起陽武至襄邑擊項

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補注宋祁曰治化

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當作左右先謙曰

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錢大昭曰右司闕本作左右先謙曰

據張說本文無左字縣晉說似有左字但下文無左右千人之騎

語疑晉擊破柏公王武軍燕西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

國也音一千反補注先謙曰曹參樊噲新欽傳及本傳上文所將

皆不言王武是柏公則柏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顏說誤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

取其稱也案集解引作取連尹一人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

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從作使疑從字誤還至敖倉嬰遷為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

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

昭曰單騎南監本闕本並作車騎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儻傳同此脫

相田光守追齊相田橫至羸博師古曰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

密索隱注留縣令稱公旋其名案今索隱單行本作族其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

入攻博陽

補注齊召南曰入字係一人兩字傳為誤併史記作身虜騎將

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為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傳陽紀

要偃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傳陽縣屬

楚國傳前至下相呂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南盡降城邑乃至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酈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酈公

下邳斬薛公

補注先謙曰據高紀嬰與彭越同在此役

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同遠當

是山陽之平陽明志兗州府鄒縣西有廢南平陽縣正義云南平

陽縣城今充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鄧蕭相

州鄒縣也

攻苦譙

師古曰二縣也補注

復得亞將補注李慈

也鄒音才何反

與漢王會頤鄉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

亞將下有周蘭二字是也前已

復得之

後蘭蓋後逸去而此復得之

有國鄉一統志願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騎將八人此等騎字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曰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其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歷陽今和州治並漢

九江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信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當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襄

灌嬰立豫章按水經注豫章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

灌嬰以為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此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

勃傳賜與潁陽侯共食鍾曰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離互證兩傳文當在此時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此下有號

曰穎陰侯五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至馬邑別

降樓煩曰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左相是此誤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補注沈欽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

裴子野即按此傳為證先謙曰唐杜甫秦州雜詩胡舞白題斜薛

夢符注題額也其俗以白塗壁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雕題之類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破胡騎於砦石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補注先謙曰史記有

可從擊陳希別攻希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補注先謙曰卒斬

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為將補注

特將將卒五百人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希以

特將似皆其所部補注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各獨是降曲逆盧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

定府祁州南安平縣治郡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肥誅徐廣注一嬰作銖古無以誅命名者此傳是也

嬰

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呂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

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微示之也

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

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

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補注先謙曰詳文紀

後歲餘呂丞相

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

補注先謙曰官本疆作疆是史記同

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

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

補注錢大昕曰寬與靳微史失其所居郡縣

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補注先謙曰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蓋橫陽也案一

統志橫城在歸德府商巨縣西南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其德

君

師古曰其讀曰恭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孟康曰縣名屬上郡

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召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武陟縣西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鄙之閒

益食邑

淮陰

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愍下軍擊田解

補注先謙曰田解傳

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愍下則擊愍下軍與擊解不得為二事下擊字誤也華毋傷為灌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當為斬或

得字房字之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諫曰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右丞相備齊臣表無右字先諫曰正義云按為齊王韓信相五

歲為齊相國補注先諫曰案正義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案

國耳韓信王齊在高祖四年寬為相當是五年又五歲是高祖十

年寬為齊相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擊陳希屬太尉勃曰相國代丞相

也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擊陳希補注先諫曰

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補

注先謙曰案集解引徐廣曰將一作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

候疑如氏所見本將作候故注云然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主

官騎長一人

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

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留南破之

師古曰留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有漢留縣故城後

漢改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食邑上有三年賜三字別之河內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擊趙將賁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郝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先

謙曰齊說是也趙賁乃秦將後復為章邯將為曹參樊噲所破見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白別一趙將賁郝後人習見趙賁妄闢

將部兩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呂東至

字耳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臨城縣南廉頗傳攻魏

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義引括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郡一人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

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

魏晉之都督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

是史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

地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補注先謙曰鄆即東海縣在今南

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其尉也得而送致

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為信武侯補注先謙曰案史記為作號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據灌嬰傳此與嬰

將別擊陳豨丞相傲破之師古曰侯傲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利益封

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四十史記作

三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

有百字史記同此奪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緹沛人也師古曰緹音息列反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

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補注先謙曰據食邑時池陽尚未為縣縣乃

惠帝置也秦立蕩社縣其地有池陽蓋鄉聚之名緹因食之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

邑淮陽亦必先有賜爵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

上驢入奪其軍傳蓋言此事然非襄國也殺趙王歇襄國又在此

事前與遇信軍無涉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已縲為信武侯

李以爲有奪文是也

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食邑三千三百戶

表云楚漢分鴻溝以縲為信號曰信武蓋以此

補注先謙曰表上欲自擊陳豨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已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

日史記更有殺十二年更封縲為酈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

人不死四字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

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補注王文

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酈商傳商先

食邑涿號曰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縲前封信武乃名號侯至

此爲酈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更封也更字當爲衍文史記作以

縲爲酈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鄉名三蒼

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

苑中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縲所封晉武帝

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蒯孝文五

爲裴與呂忱音蒯爲陪同諸書雖蒯酈互異其韻一也

向黃四十一

年薨諡曰貞侯

補注周壽昌曰一史記傳同史表作尊侯正義云尊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謬脫貞下半也

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緡子應為鄆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補注宋祁曰沛國當

伯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

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沈

旃云漢書周緡傳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史記周緡傳亦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

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多始於小顏小司馬

也親譚祗水念孫案沛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

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注本毛本則緡傳注竝作

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

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

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鄆音糾紅反鄆反四宇明是監本所加考

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宇明是監本所加考

鄆縣之鄆蘇林謂鄆孟康謂鄆音多自是舊韻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

緡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鄆

康之前若蘇音多與蘇林相合豈亦服去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

孟音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

自東至鄆鄆音多而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

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本

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鄆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注本

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邪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
不知寒韻二韻者說文聲相近故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駉有駉音
入爵簡二韻者說文聲相近故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駉有駉音
徒河反說文聲相近故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駉有駉音
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龜鼃已與猿熊為韻姑蘇賦說文亦從單聲
爾雅瘴勞也瘴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
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憚駉馬說文引作瘳瘳駉馬丁可
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韻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
單聲而轉入歌韻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鄴之音多乎而全
祖望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
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鄴音多寒反按王說
是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
美堪為犧牲雖曰其母犁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

材不害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

雖有田具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緇之時
值時遇機

師古曰鼓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勤功帝籍補
刀謂屠狗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先謙曰官本勤作勒是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酈寄為賣友夫賣友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曰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推呂祿作權賣呂祿於義亦通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終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

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

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

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下脫書字集解引有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坐法二字不可省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曰王陵傳高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教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補注先謙曰史記遂下有從字

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呂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六年二字遷為計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位亞執政曰為計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呂列侯與校郡國簿書如府

相其名蓋本此

呂其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

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敞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是時

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

補注先謙

善用算律厯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補注先謙

司徒以士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

別此五者也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

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新序載

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長為王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

改耳景祐沛公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

本亦作以沛公昌為職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昌苛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昌為中尉漢三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

曰促補注錢大昭曰

應當為虜先謙曰官本作虜今猶即也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

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昌音胡駕反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擁抱也

還走師古曰還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已而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補注先謙曰官誤當從史記作廷

本無音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補注錢大昭

訖二字本皆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閩本史陛下欲記亦同據下顏注此文亦當為期期後人據宋說妄改也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攽

為禁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不奉詔子據此則前之二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其不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無意義劉穎期為某而訓為極臣極不奉詔斯為不詞矣先謙曰
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汜也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意亦與汜同案諸家之
說皆未常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勇也杜注期必也
本書路溫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為必漢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雖其作期也然則期字臣
期期不奉詔臣必不奉詔也單言期吃乃為期期耳劉胡二說
固非王氏乃以期期為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王注云期云耳乃以期期為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人謂云期云耳乃以期期為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史記作既
誤各本呂后側耳於東箱聽箱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俱謬呂后側耳於東箱聽箱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周壽昌
徐公之類甚多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不必為其號也

君必異之

補注先謙曰異優待也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已然堯進請問曰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問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說此本請問疑後陛下所為不樂非昌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人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

師古曰不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知計所出

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公彊言必欲勞煩公

為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作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

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位作任不可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師古曰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曰爲御史大

夫者孰視堯曰無呂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遂

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呂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微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鵠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

前定趙王如意之畫

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

迺抵堯罪

補注先謙曰呂廣據表云免官

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已客從爲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案漢書赦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

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

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

堯正義是此元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

字當正作二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

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

密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淮嬰及齊楚合從告桂國產
即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
作亂密復馳語太尉則密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
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密已罷
官矣其後復賞功又不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其事也密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
已代任故實蒼而不及密說詳呂后紀此傳誤也 曰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淮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日緒尋也謂本曰高祖十月初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

不革謙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推五德之運曰為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

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及呂比定律令五音清濁各有比次之比謂

錯入呂定十二律之法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

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補注先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也百工為器

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
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已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
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
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

就成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

也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補注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諸

為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達律歷尤達
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

不通而尤達律歷師古曰達深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已救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休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已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已

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已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

草創始也補注王鳴盛曰賈誼傳誦

以為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以漢為土

德其術已疏矣秦人用水德本自謬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

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為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更元年注

先謙曰又明年蒼由此自紉補注先謙曰官本紉作謝病稱老蒼

遂更為後元年蒼由此自紉補注先謙曰官本紉作謝病稱老蒼

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大為姦利上

已為讓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

音讀索隱單行本注案漢書作穀顯即穀也王念孫云本作類或

又音讀史表作預及類穀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

餘下有為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已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已材官蹶張如清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

之弩弓手張者曰孽張弓足踞者曰蹶張蹶音厥孽音布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蹶距也从走厶省聲漢令曰蹶張百人蹶張卽

矣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弓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弓爲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

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弓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國詳外戚傳欲相之曰恐天下弓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補注周壽昌曰史

未死之餘人也剛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爲

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常與袁盎傳參觀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宋祁曰越本

無見字王念孫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言師古曰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私之謂愛之也呂覽

去私篇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為

私顏謂私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

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詣

字史記亦無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謙曰史記如其故補注先弗

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如注亦作吏案百官志丞相

猶即也史今行斬之史即行斬之也如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為虜矣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漸本此字上有曰字君

記亦有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即位二年者通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議曰適

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服

日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塋音畏懼之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塋垣故尤官居其中師古曰尤謂散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

補注先謙曰史記尤誤他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夷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辟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

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舍史記作舍功臣表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

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哀侯澤薛歐孫皆曰列侯繼

青翟莊不識孫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踵踵廉謹師古曰踵持整之貌也踵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

韻齒相值也踵即齒之別體廣韻云踵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謙

曰齒齧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妮妮集解引徐廣曰

妮一作斷一作踏索隱妮音側角反漢書作踏踏一作斷義如向

書斷斷荷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踏妮二字妮當爲娒說文娒謹

也讀若謹救數大徐音側角切側角與側角初角同聲韻略

娒是此文當爲娒娒與下廉謹義相應世俗以音同之字轉寫作

娒娒復轉爲娒娒即踏字形有移換耳今人斥人爲娒娒即此

踏踏義也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

歷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周

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任敖曰舊德用張

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漢書四十二

鄴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鄴食其陳畱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陽蓋鄉名非縣名涿

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畱圉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圉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圉縣先謙曰案正義鄴音厯索隱引故舊傳食其圉高陽鄉人圉後漢陳畱縣前

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

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爲里監門然吏

日集解晉灼曰落魄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爲里監門然吏

縣中賢豪不敢役齊召南曰史記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

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

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齟好荷禮應劭曰握

齟音初角反齟師古曰荷與荷同荷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適會作沛公騎士服虔曰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

吾聞沛公煨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煨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焉文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

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言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干容反補注周壽

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

傳也一音張懸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

補注沈飲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縣生

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

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鄧生願目按劍入言沛公方踞

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末所附同

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大昭曰

下攻閭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浙沛公罵曰豎儒古

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

日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理曰豎儒猶言小儒詳夫天下同

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

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

而延之上坐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義曰攝衣古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

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

師古本計之與補注王念孫曰攝衣古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

師古本計之與補注王念孫曰攝衣古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

於是沛公起音子容反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

也衡橫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

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

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夫聚瓦合適戍本書陳湯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

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

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瓦合一作瓦合一作瓦合一作瓦合

作烏合一作瓦合一作瓦合一作瓦合

探虎口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

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

通五達言無險阻也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遂下陳畱補注

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踰城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報沛公遂下陳畱詳史記傳末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補注先謙

當從史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常

與下注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

注先謙曰官本注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

曰東屯鞏雒曰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曰民爲天而民曰食爲天補注先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賊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

春秋穿竇高誘注穿竇所以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卽

咎守此迺天所曰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

爲自奪便利也臣竊曰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放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

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

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守白馬之津補注齊

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師古曰白馬地則天下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已示諸侯形制之勢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所經其西岸即黎陽也馬光云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敖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

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王烹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

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

為非也官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厯城補

本已作以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出橫傳乃是田諸田宗彊負海岱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出橫傳乃是田諸田宗彊負海岱

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厯下以距漢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

阻河濟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人疑作民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已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

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

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言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

補注先謙曰面向也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

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

補注先謙曰据高紀食其勅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

降城即曰侯其將得賂則曰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

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

說非也補注錢大昭曰玩固本作劉先謙曰史記作劉其義各通孟

注刻斷作劉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主所漢書

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

書治要引作劉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劉斷無復廉鐔也蓋別一漢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文財字義文不當有史記無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先

盤胡注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索隱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

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言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

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

粟補注先謙曰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

庚官本作倉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爲然迺聽食其罷厯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古師

日馮軾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蒲

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蒲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逃亨之也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曰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音介數將兵上曰其父故封疥爲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

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勃勃子平疑遂字誤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

據此則武陽當爲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

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

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居左右皆謂其口辯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

作他字同索隱趙他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

箕踞見賈

服皮曰魋音推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

箕踞其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補注先謙曰索

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欲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

已區區之越與天子仇衡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

浩云抗對也衡車轡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

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諸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

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問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已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

宗族此云夷種宗族不辭據顏注疑宗字衍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

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統天史記王誤皇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已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王宜反嶇音

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遽者其

遲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詎巨又作

渠墨子公孟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禍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

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倣腹誦戰韓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

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

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唐詎知吾所謂哉淮南齊俗篇曰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國教和經離楚作淮南齊俗篇曰庸

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

棟梁歸隱賦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甯

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為語詞而非

急遽之遽明矣先謙迺大說賈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資也裝裏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

襄裴目齊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索隱引作埤蒼語索左倍二十八年傳甯子賦納橐館焉宣二年

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單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索可盛食無

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

曰大曰案小曰義今毛傳作小曰案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案中物故曰它送也

師古曰它猶餘也補注先謙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曰上師古官本作蘇林是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豈可已

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

同旦湯武逆取而曰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閭閻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鄉使秦曰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卿讀曰衙安焉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擇和樂也有慙以疑作已先謙曰已以通作不勞改字高帝不擇師古曰擇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已失天下吾所已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迺病免呂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有五

男迺出所使越棗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

舞鼓琴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飲作欲先

於義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已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游於外也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先謙曰史記無已數擊鮮毋久溺女爲也服虔曰濕辱也吾常行
字再過作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溺女爲也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
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溺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
往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音下因反補
注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毋久溺女也
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
位鼎足承君有不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
無久恩公爲也湖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先謙曰說文訓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一曰援也此
借溺爲恩當訓爲援於義通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
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溺爲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恩先生
索隱恩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溺爲亂同足證恩溺二字古多通
假沈云作恩是要爲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爲與母久溺女爲
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錯父亦稱子爲公是也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爲將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為自坐失之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賈思慮之際故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務附論諸君子務本皇疏務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為素之誤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古師大昭曰謂闕本作語注同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古

戲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盡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呂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

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適已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即

籍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

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比諸侯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爲朝拜

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

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秦山縣侯姓遂名布臣何得有封梁父侯者仍當以如說爲是

漢旣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

得不誅語在豎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

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日發喪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資服具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迺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何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

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已其母

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補注先

謙曰史記作稅章昭云稅當為襚

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

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

曰不可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

師古曰侯幸傳云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有閼籍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閼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閼籍孺此班

治史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呂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它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譏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袒謂脫其

衣袒而見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關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作於

卒不誅計

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詳厲王傳

曰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

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

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

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

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

漢書作婁敬脫輓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雄解嘲云

婁敬委輅脫輓輅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

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鹿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

輓者繫於輅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

三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絹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

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周

官本取作王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積德業善十餘

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

世師古曰案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呂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呂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案作案大雅縣之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計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國人爭歸

言策馬往岐耳顏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補注宋祁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

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字一有之字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都維呂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維字下一有陽字周壽昌曰中四方之中也地理

志昔周公營維邑以為在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

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先謙曰史

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賈傳卽其證不必定有擊字也收卒三千人呂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瘕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卒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萬物所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亢拊其

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諫曰索隱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

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夷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哭人呼婁江曰劉柯吾婁塘市土

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劉之禮漢儀注作賜姓劉

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成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內

注先謙曰官本注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已爭利愚已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

作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已舌得官

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遇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械繫敬廣武師

補注先謙曰史日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補注先謙曰廣武在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呂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

潔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

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

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

郡即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鄒應之言

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為封國之證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未可

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

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

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

嫡謂皇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餽之師古曰風冒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讀曰諷使辯士風諭曰禮節讀曰諷

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注

宋祁曰聞字下可毋戰曰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注

越本無外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肯貴近無益也今作令是史記同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音其斯反公主至高后六年薨中問不應奈

奪之而與冒頓此呂后泣曰妾唯曰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史家採意之失呂后泣曰妾唯曰一太子一女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為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

誤焉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是家人子迺宗

室女使敬往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也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

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敬從匈奴三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匈奴青

傳可證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寶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都

關中賈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關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為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

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之薛皆為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蓋字何

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為逆亂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千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復之也後人不達今字之義故改今為令

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

一副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

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

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通曰公不知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為叔孫先生也

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漢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師古

曰塞拔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

取音騫稷佐唐欲令復如之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溜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

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誤也故顏不從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

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

饜之補注周壽昌曰饜史記作厭為宜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其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曰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

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

也鄙言不通右謂近臣也為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

學謂素有學術中如淳曰謂呂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蒹葭

蒹葭蒹謂古曰蒹與蒹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

引葢昭云有置設縣索為習隸處葢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

云絕今之纂字先謙案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葢合特

未為葢立訓如縣葢並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

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曰吾能為此通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

作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

也成也漢時尙呂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補注

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屬下而訓為適會誤索隱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言以十月為正月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法先言儀先平明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韓曰治禮

如此也先平明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呂次入殿門韓曰治禮

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

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鍾鳴謁者治觀引客羣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

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為戍卒傳寫者誤戎為戍尋檢

傳志無衛官之名且官不當在戍卒下宮官亦因形近而謬也設

兵補注先謙曰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

為敬殿下郎中俠陸陸數百人師古曰使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已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已下陳東方西鄉師古

皆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臚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

音臚補注劉攽曰賓謂傳讀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沈

欽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先

謙曰索隱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

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字古止作職此戟引諸侯王已下至吏六

字蓋譌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陸者也

百石已次奉賀自諸侯王已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

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攽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譖諱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卽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諸侍坐殿上云：觴九行卽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犖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皆伏抑首。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曰：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不敢平坐而視。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譖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召爲郎。通出皆召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召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曰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其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攻治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

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噉讀曰臣願先伏誅呂頌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重為之也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蹕止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

人行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

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沅集訂長安圖志載漢師古曰請空隙之

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鼎路門通奏事因請問時不欲對眾言之

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清

道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

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

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出之時而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

神衣在押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問者是也先謙曰集解

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廟高寢在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已行哉補注錢大昭曰以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行空故云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有過失補注周壽

乘其上行昌曰此周公對成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昌曰此周公對成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語見史記梁孝王傳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補注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補注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

原衣冠月出游之

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

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補注先謙曰史記上迺詔有也字句乃足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

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曰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

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推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

梓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已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曰從音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七作弋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終

漢書四十三